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六

嘉興李過孫金石學錄盛時泰著蒼潤軒碑跋一卷續跋一卷時泰上
元人所紀金陵六朝諸蹟為多案時泰字仲文王漁洋香祖筆記謂
其家多藏書：副頁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盈
幅皆有鈐印吳山夫得其手跋魏上尊號受禪二碑稱為佳蹟

蒼潤軒碑跋序

此行周李貺藏本作玄牘紀序次行有秣陵盛時泰五字

嘉靖甲寅春四明唐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



文因借玉女潭山居記于羅元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

處還因古洞天臥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

秩原元溥時數日一致翻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錄所

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

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

乃復借于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

精奇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

嘉興李遇孫金石學錄盛時泰著蒼潤軒碑跋一卷續跋一卷時泰上
元人所紀金陵六朝諸蹟為多案時泰字仲文王漁洋香祖筆記謂
其家多藏書：副頁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
幅皆有鈐印吳山夫得其手跋魏上尊號受禪二碑稱為佳蹟

蒼潤軒碑跋序

此行周李貺藏本作玄牘紀序次行有秣陵盛時泰五字

嘉靖甲寅春四明唐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



文因借玉女潭山居記于羅元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

處還因古洞天臥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

秩原溥時數日一致翻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錄所

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

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

乃復借于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

精奇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

達授舊核

已秋深入棲霞上萬佛嶺過本業尋謝靈運墓不可得
托宿祈澤至天寧建純三觀大泉歷虎洞雁門而返
則初本已失遂寢所為今年秋陳先生之官蜀中欲致
書楊太史檢經時所為詩乃得于亂書及省之已紙弊
墨渝矣久之與黃瀆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立官舍觀所
藏甲秀堂帖二本瀆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者後歸閩士
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瀆父數誇之予既見手把
之不忍釋而瀆父從旁慨嘆異其所來及酌酒歸篝燈
坐堂上因思凡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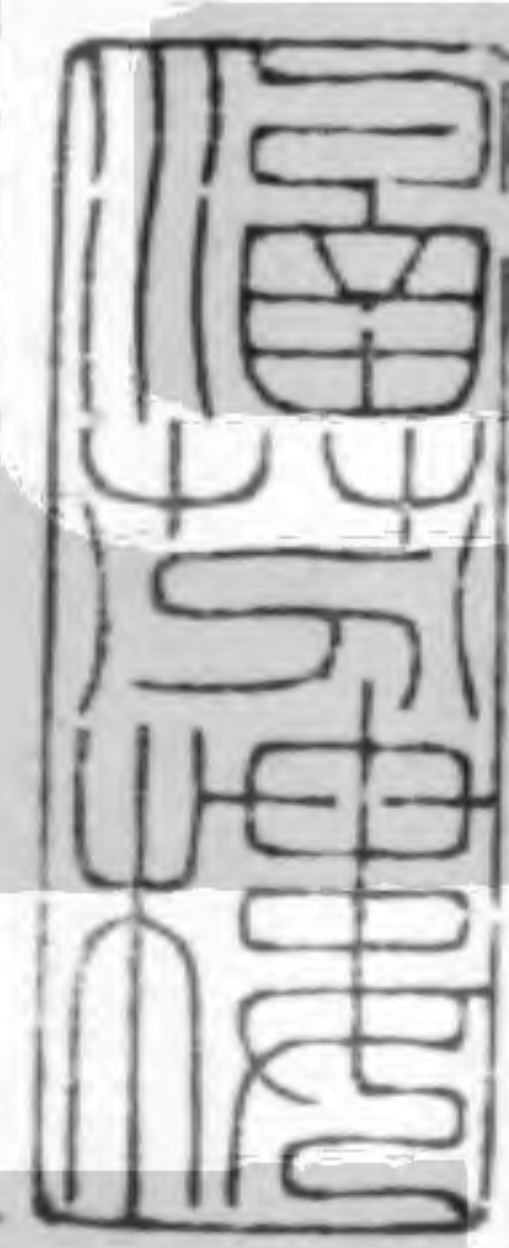
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翰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
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而傳耶
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人蓋有願見不
可得者雖然所覽特古帖之直尔世所寶禊帖如麟鳳
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
何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豫去本有趙子昂跋
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此尚多又何取于二氏
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造之隸
歐公修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金石錄黃公長睿之

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馬知二氏之帖不賴予傳
耶予既爰予之贅又歎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
題曰玄牘紀作玄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無此下六字秣陵盛時
泰記

蒼潤軒碑跋記此行作玄牘紀

周無周字按各碑題上皆著代此處

周穆王篆書吉日癸巳



無明字著字明秣陵盛時泰著

三代刻自响嶠紫霄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士
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乃于元白中林
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岩邊也嘉靖甲寅六月
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逾旬敬題之以還

漢

漢急就帖

書學自二篆八分外惟急就為草書之始臨池之士不可不厭觀焉近代宋仲溫祝希哲皆能之然二公微傷于纖此外固未見卓然者矣吾鄉印岡先生藏金石遺刻甲都城元孫原溥許編借觀之適取七種首得是帙故敬為題之云爾時嘉靖甲寅三月十五日也

漢史晨響孔廟後碑

右漢史晨響^響孔廟後碑予借自淵泉記室同諸家板本讀之俱不甚差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豈簡翁自別刻上得之而遂^偶係附

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
記

漢孔廟置卒史碑

三代彝器^{識世}款式此不多見壇山石鼓剝落亦甚其他自

秦相泰山之罘而下惟兩京為古予嘗檢洪丞相隸釋見此碑^列立于第五而近世都玄敬楊用修獻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豈先教者^也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之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

此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
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今觀此
帙乃得其寔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
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
其殘剝而輕舍淵泉其慎、守之也棄臣子兮下有仁
敷海外著甘棠子十六字洪與都氏本同有此而不著
嘉靖四月七日記

甲寅今按為
補嘉靖

宿今改

漢泰山都尉孔彪碑

彪當作宙然周本誤

漢碑額下即直書其人無復書者此碑既篆額題曰有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而額下首行又書曰有漢泰山
都尉孔君之銘碑陰又有篆書門生故吏名五字故與
諸碑迥異淵泉收漢刻極富必有以訂之已嘉靖甲寅
四月七日記

勅今改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通一冊吾鄉羅公所藏
元孫淵泉假以示余碑言青龍在渚澌霜月之靈皇極

勅今改
元孫淵泉

之日按爾雅十二歲名申曰涪漱永壽元年乙未此言
申者則次年兩申矣霜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也此
皆漢人尚識緯之學故文字好奇如此其他則洪丞相都
太僕言之已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涪州治河得之土中近楊文貞
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曩曾記宋鄭僑此以為篆體
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為蔡中郎書至比之夏金鑄鼎
形模譎恠以今觀之盖好一奇之過者尔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隸額白字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父之稱謚方勁古拙
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孔彪碑

孔彪碑雖剥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是漢人中出色者古
人文字只以古語聯書之觀此篇數十句多有韻可讀
亦一種奇文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表今改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壽表頌 篆額白字

此碑近出故洪氏諸君所闕曩年曾有人貽予後失去

今重觀于淵泉恍如故人別久再見猶能識音容也嘉
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時據舊校坊

漢鄧隲討羗竹簡

又按雲麓漫抄言此乃宣和陝右人得木簡篋內
梁師成入石

邀後舊校坊

右禮曹朱子价鈎勒于研上者予過子价書楊升菴所

寄蒼潤軒記于石從石上家得之其詞云永初二年六

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

國都尉二千石守臣廷議縣令三年十月丁未到府受

印綬發夫討畔羗急如律令後又云馬州匹驢二百

頭日給古詞古筆觀之令人慨然若公者真近時博

未及

雅好事之士我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漢急就碑

余舊藏此帙臨學曾數十百過比已與沙門圓慧昨于

華亭何元朗所見宋仲溫臨本神氣骨肉俱勝今日更

觀此帖微悟古人遺筆之意焉是日午後獨坐樓下思

與元溥面談不可得故再為書此筆鋒久禿作字遂不

隨手

魏

魏受禪表并上尊號奏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自此求之而溯乎中朗可全見古人面目淵泉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魯孔子廟之碑 篆額白字

世稱此碑為曹植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于淵泉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 此下有脫字

姚元白頃歲得舊榻閣帖托友人裝潢成帙因匿此數

紙歿後于其子得之可謂珠還合浦矣然元白不即入于舊帖而別存如昨者其亦有感于人物之重輕耶余得借觀之故為題之以告來者嘉靖甲寅四月廿日記

吳

吳皇象書天發神讖碑

右天發神讖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壽思亭又移府學標祿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予屢欲搨之未果今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之句以歸然

觀妙善堂石
五字引作祿
星門誤也蓋
舊本作祿

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之矣

又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嚴文皇象者書予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菴楊先生為予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拓索及其拓本予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下云

晉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記

今士人家收契帖正所謂有杜荀鶴章得象者昨與東海何元朗論此予謂定武本自彞齋松雪外世間應無數帙彼言當猶甚多因自謂有之而又不即出以示余此亦恐以氣相尚者耶淵泉乃祖太守公蓄此一為陳照陳公所臨本一為唐仲和所臨本一為豐存禮所臨本其餘則蘭雪軒刻亦俱有跋可考候余見何氏本如何再一為淵泉鑒之也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晉王羲之雜帖

右陰符經心經筆陣圖十七帖四種共一帙乃吾鄉石
所太守邱岡公所收元孫淵泉出以相示余記少時受
業橫涇先生曾以陰符示余謂非右軍之筆又數年前
見友人金子坤壁^壁上帖多心經一長紙後有跋辨右軍
未曾書此今已不記而此本則又無有筆陣圖雖始自
右軍然此刻乃李後主所書此則楊用修有此言也惟
十七帖為右軍之筆而世間臨本極夥此殘石乃南原
王公視學河南時于寺中掘得之筆意翻^有東晉風
韻差可寶也曩見其子子新為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

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子新從父官遊似得其寔也
子新愛此石歸時以紫韁包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
遂棄驛^今不知所在嘉靖甲寅立夏日雨中題

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遠^巡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
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江左名流頃于
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適宜興上斬蛟
橋摩^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先出此所藏石本觀之愈
為暢快秋澗文雅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居又^復近子隱

讀書臺傍海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丰韵誦
少陵蕭條异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
文章會稽字畫夜深而寢恨予不能從之遊也予既得
厭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于上捉筆笑曰佛頭推佛
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殺
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陳韋霽書攝山栖霞寺碑

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
時所立然初本燬于會昌後又重立而石復斷僧人契

先再依石本寫之則今立于殿廡者是已碑內言徵君
初居此與度法師講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壽
佛未成而歿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十
僧受法又言蕭盼遁迹茲山死葬法師旁又言楚靳尚
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不可尋
而遺刻益已剝盡則江搃持所謂薛題翠琰字勒銀鈎
賢手樂解過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嘉靖丁巳五月
七日記

陳僧智永真草千字文

近世初學以此為楷則吾鄉王逢元字子新尤以此得名但學者多濁惡可思惡遂至見者闕堂馬群玉堂帖後有後周半幅字結體微肥有丰度

後周一
種在列
隋前

隋修孔子廟之碑

隸書有額篆黑字
仲孝俊文

去年予從余伯祥過王用五宅見粘此碑于壁余遂携之以歸都立敬近集金薤琳瑯自言收隋碑甚少余既于石湖志畧得橫山塔銘刻本而後復而見此豈非予之深幸耶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借泮泉所收本消閒因題而歸之

又

右仲孝俊撰碑內言陳叔毅以齊王諸孫為曲阜令因修闕里故孝俊立此以頌其功時大業七年辛未歲也然孝俊自書齊州秀才而下又書前吳都主簿宣罷官而後應秀才舉耶書差有漢意文甚俳後頌語云子還名賈兒多字鄭二句為古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周後西岳碑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此古人所以擬金石

楷碑拓齊
考作濟吳
都考作汝南
郡按此或
感者不誤

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
淵泉其勿輕以示人我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唐

唐褚遂良真書三藏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并狐聚
裘痕跡俱無褚書如孤蠶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
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榻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
精元溥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束髮題畢字

唐吳道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書學之盛莫踰于李唐今此世雖紙爛墨渝而收者得其
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于少多寶佛塔魯公之書通天
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
世人有言者曰收藏富貴賞鑑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
翁夫子矣元溥其世守之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記

唐加封孔子詔書隸字

右詔二通碑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寅三月
十九日借觀于元溥跋言是碑曾為風仆而字畫不損
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聞然竹者音耶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

余燈下偶觀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邊問孔聖人何字予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尼父余曰父者男子美稱因使之觀此同予誦畢而寢次早為甲寅三月二十日敬書其後已還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夫唐世追封之典禮與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議焉惟以手畫紙模索數十讚嘆而已

唐李邕行書法華寺碑

李北海書以岳麓雲麾娑羅為勝而是本重刻于木故刊周本

丰神稍失末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公所託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為題其後如此

唐歐陽通正書道因法師碑李儼文

此書多碎
不依年月
不依款識
不依字體
不依卷列
不依行款
不依法或
不依刻者
不依加編
不依淨光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麗有餘而嚴敬不足杜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此求信本之迹則亦執柯伐柯取則不遠矣
淵泉兄其謂何哉嘉靖甲寅三月二十六日雨中試新
茶畢記此

唐歐陽詢正書醴泉銘皇甫府君二碑

右歐陽詢信本書醴泉銘與皇甫府君碑信詢本在隋末稱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翮自許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因歐書留名至今而詢竟以筆札喪節今二本並裝一函觀者因書法而愛名教可也

唐虞世南正書孔子廟堂碑

禁各當資道以二十萬買未空核去大周字本即此二刻乃

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于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借

觀羅氏本因題之

唐李陽冰篆書三墳記

少溫書始自嶧山終歸孔篆故勁利豪爽遂為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刻散見人間者以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不可見此則已過半矣簡翁嗜古最篤家藏古今金石刻極富而元孫淵泉能世守之昨以是帙假予故敬為題其後而甲寅立夏

日記

唐張從申行書玄靜先生碑與唐衛公行書上西岳書二帙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魯公書一為從申書昨予遊
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断裂草野而是碑板瑩然
如玉壁立廡下李陽冰題額與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
建諸字多為人指所畫豈以此碑世為三絕故遂膾炙
人口而知與不知皆愛邪李衛公上西岳書少時見冶
城道士家懸一軸後遍求之不可得今乃再見讀其文
凜凜猶有生氣吾鄉姚世昌曾因此受知朱開府事在
江寧志序此書久已零落不能記其詳故聊因淵泉先
道其畧如此玄清甲寅立夏日雨中記

唐史惟則隸書大智禪師碑銘

大智和尚七十九年東奔西走說佛說法只留得卧去
坐去有何差別二句已是眼光落地時蹭蹬話頭嚴挺之
史惟則二家癡漢更為作碑寫頌只至今日裝法帖書
跋語紛々不了古詩不云乎當時一著蓑衣去江水茫
茫何處尋淵泉若穿透此句便雖滿家法書名畫我只
道眼中無有片紙隻字也

唐陳懷志行書北岳碑韋虛心文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

骨有餘而丰度微澁尔渊泉富有唐世遺刻試較之當
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
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過冰雹交作山谷晦冥
時從羽人仙客間投宿處景象也

休令改

唐柳公授權正書玄秘塔碑斐度文

記不見書
皆作郎
亦有作郎
考僕不必
政宥再致
柳城懸書學出自鳥形鳥形出自懷素而素自直遯永
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
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觀則同工异曲玄秘塔是柳
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玩

也

唐顏真卿正書多寶塔碑佛岑勳文

視抄作
研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寔東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
書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梗澁此殆曹子建所謂蘭

蕙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世人
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
賞耶余故聊為渊泉道破必且能裁下一轉語也

唐釋懷素草書千文聖母藏真律公襟帙

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假渊泉所收唐人遺刻一十

三種二十七日雨中無事各為書數字以歸之而是帙
最後乃因為之評曰千文如美女當歌聲嬌而形孌聖
母如勁卒臨陣氣銳而風恬若藏真律公三帙則直如
春晝晴絲冉冉若有秋空薄霧淡々還無者也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麗是碑之立在懷仁集右
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小妹師之其所謂瘦
金書者此其權輿也已

唐柳公權行書復東林寺碑

誠懸此碑鋒鋷盡斂風骨微著故是合作之書甲寅四
月七日為淵泉鑒定

今以...
今以...
今以...

唐宋鑄隸書真素王君碑

右真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鑄書丹簡翁既裝為冊而
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黃石公廟碑蓋簡翁愛道德
重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得
觀故為題其後甲寅四月七日也

唐李北海行書東林寺碑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

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采之嘆此後又有朱元
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
廬並永矣左清甲寅四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
週而賣茶人遠至遂燕火試泉書此記事

唐碧落碑

吾今改

右吳子行有說予曾見尤朱蓋辦臨本于友人何元朗
宅極佳然世以此為仙人所書而劉公佳話指為陳惟玉
書朗州去立碑時不遠疑得其寔也

唐張庭珪隸書魯孔子廟碑

右大字李邕文在孫師範碑之次

唐李陽冰篆書陳公德政碑并城隍廟記

右二碑不及三墳記道勁然德政小而美茂城隍大而
丰神彼善于此必也城隍乎

唐釋懷素草書自叙帖

此帖乃文徵仲為陸氏手鉤入石者刻極精榻紙佳可
以見古人遺意又格古要論後有魏良臣跋今陸本無
之

唐戴子齡隸書北岳碑

右大唐博陽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乃翰林
李荃文吳郡戴千齡書天寶七年載立書方勁有力不類
唐人

唐裴平隸書文宣王廟門記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下書并篆額大曆八年立篆額字
不甚大

唐裴平隸書黃石公祠記并陰

右大曆八年立題額黃石公祠記五字并布衣趙郡李
卓撰七字俱篆後書前試義王府倉曹叅軍裴平書十

二字亦篆

唐王子言隸書任城縣橋亭記

右遊遊芳文開元二十六年立王日雲篆額書在唐隸中
為古雅文極藻可誦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

少溫書又猶又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為蒼頡後身觀其
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民家近世
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榻可寶

唐顏魯公正書家廟碑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
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廷襲記十七字
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于郊野廷襲告于上官移
載入于府城立于文廟故此託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
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
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以稱述
先德而異世之後欲圖不朽者可以思矣

唐顏魯公正書八關齋會記

物本在
有猶字也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田公之
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猶有烜耀于此
者今皆澌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事書而傳余嘗評
此書在顏碑者最為奇偉蓋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
來故尔

唐顏魯公正書玄靜先生碑銘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
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之

唐顏魯公磨崖中興頌

右大字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闕齋記上

唐顏魯公爭座位帖

右草書乃魯公草本無意于書而天真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寫畫無意于佳而自佳者乃誠為佳矣

唐李北海行書嶽麓寺碑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

書言黃鶴仙伏靈芝元省己者皆託名也

唐林藻深慰帖

壬子冬素紹之以此寄予比北海冠剽竊姑蘇文物盡糜

數十年後求此遺刻難矣况此碣載入閩中又已不存

耶元白守之當勿遺落庶余得頻借閱也甲寅立秋日

記

唐顏魯公草書爭座位帖

大丈夫平生節概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真金美鐵百鍊不同若無主宰為物所奪則瞬息間已永消霧散釋不能復振顏光祿在唐人知其死希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只如爭座位時咬釘嚼鐵便有上鋸時氣勢

元白信此則此帖潦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
二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唐歐陽率更行書夢奠帖米元章行書杜詩附

右夢奠帖與米詩杜詩共一帙壬子秋曾于市上并深
慰帖欲購得之逢新安王虎文與語回首已失賣者所
在後吳門袁紹以深憫見寄而茲未獲再觀昨于杭州
王箕泉宅見陳道復重臨米書恍然憶往事如昨今復
借元白尤所收舊冊覽之恰如久別故人忽墮研席邊
談笑竟日默消胸中許多俗氣也

唐梁昇卿隸書御史臺精舍記

觀此碑足見唐世法網之寬然在上者若無真心泣罪
人之意則精舍即是地獄餓鬼而罪人匍匐下方且望
之奪魄此書與夷齊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可觀者也

唐張誼行書姜嫄公劉廟碑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退筆如
篆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赧無地也

唐僧懷素草書大字千文

狂素此書遣筆似與自叙藏真律公諸帙不同然而圓

此碑字多
楷法全在
下六

觀此碑引
字

熟姿媚天真俱^備可觀也

唐張少悌行書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此碑在張誼書姜嫄碑之上後五百年有中
男子盛時泰借姚氏法書四十種內有此帙敬為書評
歸之

唐褚遂良行書哀冊帙

癸丑四月五日予獲此帙十日同袁振伯觀于園亭是
時母夫人張病勢已篤振伯束裝又迫予勉治酒食餞
之摩挲是冊記日于上今日秋雨初滴坐蒼潤軒檢姚

氏襟帙得此恍然者久之因憶陸士龍有言人道多故
歡娛寔難予之所感豈徒存沒又如振伯在姑蘓兵戈
中何可即見耶然則達生者可以觀矣

唐王士則行書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頌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唐玄宗隸書孝經

余觀此冊知唐之藻潤政治燦然可觀

唐林藻深慰帖

八月內見此帙書夢真帙于市上余正探囊購之適遇

新安王虎文與語良久回首而失聞此刻已歸閩中求
之不得易今復獲之故題藏之以見真迹之難得存此猶
足為土苴爾士子孟冬十有九日病酒早起搔首書此

唐沙門勤行書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右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天寶九年載立世言開元
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雲窮
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栖禪菴彼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
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
况經生哉書法自聖教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嘉靖丁巳五

月七日記

唐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者
按記言天鑒九年僧淨玉捨宅為寺保泰大五年宣義開
寧兩鄉人周俊周楊等請開善僧令安修之碑乃為安
而立者予嘗記誌言謝靈運謝惠運墓近本業寺地名
謝塘屢欲遊之甲寅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徑甚
幽而殿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後亂石蹲踞如萬羊間
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弔之以還今回思之都忘

法
法
法

其景象惟碑內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
今茲蕭帝之蹤者讀之彷彿其形勝尔丁巳五月十
八日記

唐柳公綽正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中立
此文如甘誓脗征不華不俚子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
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署倫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
言也玉泉公自蜀還見貽因記其後丁巳六月八日兩

中記也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

於
於
於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茂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
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文玉讀
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千餘
言蓋深于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有一種風韻骨
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年為韋公師立歷叙世

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于靈
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其無也萬物不得而
不無得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可
謂至矣而後又言身經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
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若然則
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
泗也歟友人陳元晉游三茅榻此見貽予手粘指為冊因
題之留軒中云雨中對菊記
唐業行寺主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按岑君德政碑
初有德政碑
江寧志不載
目引作植
字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
崇碑岑君名植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褐
為軍又為蒲州司戶參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參軍乃
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二

觀物志作中

門外今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游衍崇明

寺託居民榻教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

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

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京兆往復詩稿及宋

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

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後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
摩挲墨本恍惚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年十月廿
一日記

唐沙門齋操行書大泉寺新山門三記

右鄉貢進士姚暮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今在句
容崇明寺山門內按志大泉寺在句容縣東北五十里
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顏繼祖捨宅為之者今徙置縣北
唐巷村碑陰有崇明寺莊功德記則元符庚辰山陽李
潛書是此碑自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崇明但尔不知

今之崇明可即誌所謂唐巷村否爾碑兩旁尚有鐫記
惜不及觀搽所謂有岳麓遺意可保潛書不甚佳篆額

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月二十日記

唐昭仁寺碑

右朱子奢撰文不著書人姓名鄭漁仲以為虞永興而
都玄敬亦信之予謂筆勢與永興不類雖規模永禪樹師
而有風骨或恐即朱公所書不可知也嘉靖戊午玉泉陳先生在
慶陽建一范堂自為記刻之後客載喪歸其子夢吉以遺
刻惠余而并及此嗟夫士遊萬里之外欲以功業自詡

麟岸波
按碑政各
字誤

而瞬息難料如此此所以唐皇于薛舉戰地而為此寺觀碑
中而言如御籀控峒非趨湮樂之麟岸拆乘雲谷口寧游波
石之門云々者亦可概見也歟安清已未二月初八日記

唐王縉行書王忠祠碑

王公此碑元載撰文夏卿書丹一時翁婿水玉照人矣
字結體規模北海而肥予曾于盧岡卿書室見之記憶
不真因近世希有也前存之安清已未六月二十六日記

宋

宋米元章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
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
因魯公而變之者歟甲寅三月望日題印崗太守所藏本以
貽之元孫原溥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志

正王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志背嵌墻角僧欲碎以為路
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于世予向見茲石在露地諷
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
龍池邊有宋時移文摹刻極精印崗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予既

借觀此帙而並以是告原溥原溥有別業在湖西他日
轉榻之以歸亦一奇事也宋清甲寅三月十日淨信居士盛時泰
仲交記

宋末友仁行書大成殿記並謝宸翰表

評者以南宮書怒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
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羞而已余嘗合晉二王唐二歐宋二
米並觀謂其一蠲不如一蠲以此二刻觀之可見其概
矣甲寅三月十日借觀淵泉兄所收本因數題數字以記之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寺院記

戲

此碑刻于真宗改元之歲是時四友之書未行故猶有
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翮初自可喜也

宋蔡卞行書曹娥碑

論者為謂卞京之書悍誕姦鬼見于顏眉字載之下使人
掩鼻故當時見大蔡書崇寧二字家者有意破宗無心寧
國之語印岡公收古今法書極多而猶不棄于此高齋
靜坐有客詣門出此與坐位帙同觀亦不可以知人品嗜
好于筆畫畫中之矣原溥試以其一語我來

宋李伉隸書鄆州州學新田記碑

此帖雖出宋世而題刻^額下款俱如漢刻有古受禪遺意
原溥其以甲府存貯之俾人輕宋^世此佐書者觀焉甲寅
三月二十日束髮畢禮慈悲大士像後記之

宋蘇子瞻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為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蘭雪軒
筆意

宋王介甫此君軒詩

此君軒刻舊在應天府庠吾鄉嚴子寅酷嗜書畫嘗欲
構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是石嵌之未果今二石既已

零落而子寅竟贖志以沒偶^體原溥所收道其聞于人
者如此時甲寅三月二十日也

宋范文正公真書伯夷頌

系為唐處士檜為宋宰相貴賤迥異然檜當時思託于
系之後而今日檜之子孫羞以為祖然則人之立德可
知已矣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宋沂州普照禪寺興造記

右沂州普照寺興造記仲汝南^尚撰程暉^額仲汝芳刻
石而書則集柳誠懸諸字為之其視玄秘塔等銘蓋^猶

猶今改名本
古作由
古作通由
或疑及此

孫之于祖雖不求其必肖而氣脉不無闕涉記稱其地
即右軍故宅故有晒書臺澤筆池吾于此而又有徐勉
戒子書之感遂以告淵泉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宋邵毓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邵毓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宗書以
賜錢晦者也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
都不可見書學者即此觀之亦可見其飛翥之遺意矣
按書 毓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蕪州工正行書字體清勁
二者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宋書 行書 飛白

宋黃魯直行書食時五觀

予嘗謂涪翁四體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
于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侈于衣馬老溺
于晏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志則饕餮終歲其有留意
清淡者鮮矣而又况于深諳聖諦耶予昨借此帙于羅
氏閱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

宋末元章行書章吉老墓志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于誌然佳不_及于誌吉老以醫名于
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拳_々而不厭其復此雖其

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為人可稱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蓋亦
萬行而隱于醫者今人于其親之沒自為志文刻以示人
苟且完事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末願耶吾于此
深有所感

宋黃直真書狄梁公碑

勸抄而錄
不飲何
此亦如存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徒章甫俎豆蓋謂涪翁不
善真書故不免反拘于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宋蕪子瞻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偶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觀之不徒

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宋陸放翁襟帖

予癸丑清明日曾得此帖題詩其上云人一載酒過長
干歌舞春風興未闌我辦酒資無處用購將舊帖背人
看蓋因先母病將祈神三第弟故爾今日再睹羅氏此帖
徒為替然出涕而已

宋蘇子瞻真書韓文公廟碑

右結體端毅有褚法佳書也

宋黃魯直行書快閣帖詩

右筆纖長在食觀帙上馬券跋之下

宋蘇子瞻真書表忠觀碑

右大字有骨力學長公書者自此入始得其勢

宋黃魯直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

宋黃魯直行書七佛偈

右遣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于媚

宋邵補之隸書明倫堂記

右在休寧縣乃淳熙甲寅年邵補之記并書不甚佳

宋瑯琊山題名

右簡翁藏瑯琊山諸賢題名一帙內有云治平二年秋

八月癸卯我生魄伯兄子美與子挈幼子世偉為瑯琊

之遊觀月于曉光亭宿了了堂詰朝西觀瑯琊洞飲寒

泉并煮茶而還又明日往廣照上人之塔由南嶺路以

歸自初及今至山者三而未有如此遊之勝且恁也滌

人雍城之為客長老僧繼詮在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

錢公輔題又後書云甲辰仲光子玉續至余曩讀滁州

志恨不載諸聞人題名今觀此巨函已快古迹之未湮

而題之至此又如身在子巖萬壑中者然則古人謂游
名山飛鴻踏雪題名只如雪後指爪者豈真無所見哉

宋蘇子瞻行書金剛經

右小字前有篆書御府所藏東坡書金剛十字予聞之
高近思云此碑在臨江覆砌道左高疑有其字起云得此
然竟日其半昨高曾以此貽予、昨轉贈丰峯老衲嘗
戲謂之曰蘇學士為父書金剛止一本流傳至今予為
母書心經不下數十隨寫隨沒此宗公業老和尚如何
判斷彼曰且只管寫莫與他較長說短予父曰當再為

師馮楞伽彼曰即刻板江淮予笑曰汝道我做不得東
坡自却以佛印自任曰家貧靠鄰富客遠有以吳中重
判貽予者恍惚往事因西題之時嘉靖甲寅十一月十三日也

宋黃魯直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遣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故在余
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笋巖林塘晚照緜歲
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韵既險而說理又
晦率多牽強餽湊故令人以意解之所以謂西江派也

宋蘇子瞻行書歸去來兮詞

右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員鋒錐都不露後有跋
差大字更疏爽余少藏是本每暇則臨數百字嘗慨想
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壯之謂其間江關河萬
里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今觀之公此書真足以博惠公
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書靖節此詞豈非所謂飽喫
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者深有感于中耶

宋黃魯直草書阿房宮賦

右多側筆亦有游絲牽連處如不知所書漁父詞

宋黃魯直行書缺月掛疎桐詞

右大字有丰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宋黃魯直行書大行東去詞

觀力為所采
疎下者後
有跋已模
如東平以下

右後有跋已模糊涪翁此書不如缺月挂疎桐如東平

乃解于伯
黃州書中宋賢雲中李昭文噪陵周景遠彭州田師孟真定錢一惟

文跋見
後此書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為法顧予貧陋多謗曲

尚之重
者考在學寡聞之士奚足法耶殆用此相慰藉耳故不敢辭雪

寒晨筆墨不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宋蔡君謨正書萬安渡碑

右大字體結不愧磨崖

宋黃魯直行書涪溪行

右字遺筆妙刻手亦精在青原詩之上

宋蔡君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盛然四家之中蘇醜藉黃流麗米峭拔皆令人歛衽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簡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者哉

宋米元章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右表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遺意但微傷于軟

宋蔡端明詩刻

蔡端明書在宋代為第一萬安渡只欲迫摩崖此數詩

結體勇勁典型俱在駸々入顏先祿之室矣女清甲寅六月

雨中借姚氏本觀于蒼潤軒因題

宋寶晉齋法帖

研山遺刻余同蔡端明雜帖借觀于元白因合君謨蒼徐虞部辨歛石詩臨四紙一貽朱法曹子价一留屏上而歸原榻于姚氏

宋米海岳二帖

右米帖二種乃元白得之嚴子寅者瑞墨堂是元章使
淮時所建答薛紹彭云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綴顧筆在
漣漪者是也多景樓在京口面山背海為天下甲觀元
章僦居在焉比年學書求借遺帖昨得此燈下觀之甚
遠因為疏之如此

宋米元章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環瑋環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宮書每
日臨千百字樂則更易一帖此碑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
今歸元白余得厭觀之遂書以記

南宮紹彭作
海岳

宋真宗御書青帝廣生帝君讚 正書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
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廣生帝君刻
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入法元白
其信然哉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藏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
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無乃
米非之意耶

宋米元章行書露筋之碑

曩讀王常宗露筋娘子詩心甚壯之欲一見米帖不可
得秋澗籤頭忽以見示長夏湖草邊蚊雷不知幾百萬
練攢鼻腐已自飲飲一上此女便是百千劫一段公案
中岳復為勘破今日文墨之士借以抒馮忠憤

宋僧夢英正書夫子廟堂記

程浩文

夢英繆篆極多為可鄙一時縉紳縱而贈詩今觀此碑
有顏柳遺意法殊堪披誦豈唐時舊刻英特重摹之上石
故典型俱在耶

宋中書門下牒

右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一通乃宋仁宗因范雍之改地
為學欲請九經書籍者當時眉陽僧惟悟正書上石字
劃道勁有歐陽率更遺法秋澗嗜金石刻不捐微細故
得蓄之余既借觀數週乃知古人重民育林材在宋猶有
忠厚藹然之意不獨文翰精美而已

宋黎持正書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右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
為文安置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此舉真

黎持正
安宜
此書是
石經

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遐軌
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閱者大

宋范成大行書四時田園雜詩石刻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遇思陵
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居風
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筆墨標

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健美名不虛得詎不信然余向
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憮
然、吳中近為海寇剽劫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

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馬矣

宋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頽頽蜀道其頽頽雖然得涪翁此書愈
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清秋園居瀟灑
無事獨坐鵝羣閣上日臨教十字水天兩碧又何昇杖
策紫霄峯邊耶

宋黃魯直阿房宮食時五觀馬券法帖

杜牧之阿房宮賦余嘗恨其不道磁石事涪翁此書其
飛翥勢有金石相宣之意食時五觀帖多折筆馬券帖

是蘇黃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者讀其券真有令人愧
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徒朋友道淪落真如弟光骨肉
以財勢欺凌者何况^限兩姓人耶吾友姚元白蓄法書甚
多今三刻併為一帙必有見矣豈徒愛其字耶

宋黃山谷書七佛偈帖閣詩石刻

米元章曾譏黃庭堅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觀之信然如
缺月疎桐之橫放晚登快閣之清勁大江東去之轉折
則又種^書：臻妙大抵學者之士只須遍覽古今墨迹石
刻爛熟胸中臨書時隨紙筆興趣寫出更不可道古人

不好處便落人腳底下爾

宋黃山谷二帙

右濟南周子與并^語梧溪石刻一帙吾友姚元白所收子
與帙曩歲西虹外史曾以貽^余後為好事者持去予
春^余予在廬中丞座論及古今石刻偶誦此一過廬公咲
^餘視花將黃士子曾中文墨無半斛不知從何記此閑
話余爰止誦梧溪詩舊曾借觀于羅氏余評其遣筆妙
在清原詩云上今日再觀秋夜篝燈摩挲石本遙想老
人當年季春風雨中湖萊江水欲漲從緇素數十人向

元次山碣邊作詩書字三宿而返俯仰古今寧無所感
慨乎元白慷慨好事能周人之急家有陂池數畝瀟洒
曠濶正與二帖相契余得借觀故書漫為

宋黃庭堅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詩

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此君軒詩共一帙皆山谷
老人書元白收之余得借觀因嘆晦堂和尚為徐熙請
出向雲岩院說法後人追求山谷書此疏已是捕風捉
影元上人千里間關見魯直只要一詩此又却是喪了
自家寶珠矣然非二人留下這柄話頭元白將何者裝

潢余將何者為記且又道一人兩手寫字還有同者磨
請元白一轉語又休道我平地上起骨堆也

宋米芾南行書章吉老墓表

米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縱于誌銘大都士人作書
時有乘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此較彼然必求其妙處則
于自己臨摩方有資助否則只是開張顛善草凡得其
敗紙惡札皆謂是以頭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癡人前說
夢甲嘉靖寅八月二十七日在蒼潤軒對吳仲珪古木零藤記

宋米海岳臨魯公座位稿

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座位帙譬諸
孫之于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脉自是一派若使他人為
之吾恐其優人為項羽在場時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
終則只是凡夫爾

宋米元章臨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銘

書史言虞永興此帙甚詳此乃米老重臨本頃余送文

壽承昆玉還蘇詩曰獨獲汝南帙何須登第歸正指此

銘舊跋而言今于元白處借此觀之恰以當時崔十八

丈重覽與幾玄對言也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晚起對雨在蒼潤軒垂簾記

宋米元章染袍帙

元章染袍帙後有宋華跋世稱元章顛以此帖証之果

然世亦有顛于元章而不稱于人者甚多然則顛者

人耶帙耶元白其謂何耶

宋米元章寶晉齋殘帙

右寶晉齋殘帙乃子寅所收今歸元白予得冊閱之因

記陳繹曾有言曹之格模刻在諸帙中為最下蓋星鳳

之子也古人鑒賞心手兩到今世稱好事者豈徒未見

古榻并古帙名亦未之聞子寅平生極嗜好詩畫且酷喜

米書余所見不下百十種而米居其近半予每憶其人不得見所遺因為慷慨者久之用寅八月書

宋蘇子瞻行書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州山水但不知李陽冰羨庶子泉與韋蘇州作詩時如何

宋蔡君謨真書萬安渡記

元鄭杓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蔡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矩矱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

此固其過人者耶

宋方山定林寺碑

右方山定林寺碑一道乃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建康

府較正書籍朱舜庸撰廸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鑄

書從政郎辟差克江南東路安撫投司准脩差遣危和羨

額按志舜庸即金陵人隱居不仕著金陵事萬卷慶元

中留守吳瑄訂証以傳為此文頗工書亦有米意予以

乙卯春同祈澤僧往游因榻以歸然志但以米公為隱

逸而不知為免解進士微此碑其何以考耶丁巳四月記

宋吳郡重修大成殿記

右宋鄭仲熊撰米友仁書翟耆年篆內言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僅有三類因陋就寡竇文直閣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修此乃紹興十一年也予謂梁公以金人之寇創制學校可謂良牧然此歲海夷入剽吳人四避此亦其所棄也天幸不使屠城爾設有之其虐寧下虜通首耶不知繼之者亦為修此乎予以丙辰除日得此于市又有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于絹者細如蚊足影見字畫上畫寶塔品下畫諸方諸祖不知何人所

為寔奇品也因附記之若夫米此書向已許之不再贅丁巳四月二十八日記

宋蘇子瞻楷書海市詩

坡仙嘗謂韓退之能開衡岳之雲而解憲宗之惑能信鱷魚之怪而不能當時之飭諷觀海市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宮舍磨蝎故文而多訕信哉嘉靖年 月 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吳子道畫跋

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與史全叔者去海市詩前後僅數日蓋必一時所貽者書法飄逸其亦所謂游及

餘地運斤成風者耶二刻俱在蘇州蓋蘇公妙品也丁
嘉靖
已四月作文後謾記

宋人題名

右不知所刻亦無名氏其語云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夏
六月下旬休新釀^抵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榭堪倚
郡守陳從古率通判王希顏邑令孫奕台幙陳確從事
趙頡杜仁壽會于岩石之上醉書以記共六十六字楷
法精妙予每^日愛之俟詳考以訂其所在

宋蘇子瞻墨竹

右嘉靖乙未吳人得于土中是時錢得洪為學師記于
上錢餘姚人以講學名記言東坡敏悟可與入道而學
不純于所造皆^技能害之使專志于道則粹然一出于
正矣予謂錢公正專志于道者又無技能害之何其所
造^止亦正此耶丁巳五月^{十日}親友人所寄^拓本因記之

宋湖隱上人像贊

吳中舊有酒仙詩張即之書刻于石予每愛其達有寒
山拾得之遺今無^競競齋贊湖隱上人云非俗非僧非凡
非仙打破荆棘林透過金剛圍眉毛廝結鼻孔^捺天燒了

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
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蜉蟬
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
以為濟顛者耶噫若此人者亦酒仙之流也歎嘉靖丁巳五
月十九記

宗如愚居士書滿庭芳

昔僧有言儒門淡泊收拾不盡所以皆歸于佛此言雖
夸然人寔有或因省悟或因不偶而逃之者金陵牛頭
山辟支佛方塔上有宗如愚居士滿庭芳詞云吾乃當

塗棄儒奉道遵行聖誨多年已踰三紀藏滅六塵緣習
業自營度日未曾謁見豪賢擬若力掀翻煩惱坦蕩獨
脩然來斯子四載裝鑿佛像塔宇盡光華鮮造遮暘石道
直至水磴邊都係束修已鏹捨為助道安禪知慚愧了
無所得本覺性明圓字畫類山谷後書瀟祐四年十月
望日如愚居士書記後又書云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
予以癸丑七月望日為先母張修孟蘭齋此中睹此詞
時有僧明通者修塔未完予許作記後刻石送入山今
並此石俱嵌于塔傍又有一碑不甚佳丁巳五月二十二日

有舊板
或方
在

寔先親忌日時已四更歲矣祭餘檢書偶見之因為記
于後云噫若居士者亦高士也哉

宋蘇子瞻與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內言僕不知大顛
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
諷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刮々如此吾
輩何足道耶此其意可見矣丁丑五月二十六日記

宋張忠定公像

右宣德中安成劉球所刻劉公下自有像記甚詳像作巾服

顛領面文骨格甚奇古上橫篆張忠定公遺像六字左

書大德六年九月十七日有因本吳興趙孟頫同楚人湯炳龍

拜觀于北山書房右書公自贊曰乘則違衆崖不利物

乘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

之無斃予記陳希夷贈公詩有云自吳入蜀豈尋常歌

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多謝髮邊瘡蓋

先知之矣雖不能同隱華山亦已幾于仙也哉丁巳六

月八日雨中觀記

宋黃魯行書此君軒詩

右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此碑于南榮立于分司覆
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爽亦一蘇醒昨玉
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忽見破屋中樹一石自披荆
視之因榻以歸噫好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蘇
醒也乎涪翁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咄而成文不加点
蓋亦一時之興所至尔程嬰杵臼二句煞有江西派之
意也丁巳六月雨中于卷四軒記

宋末元章大書墨池篇

玉泉公還自蜀予往問往迹言支機石乃一頑石左擔

稱今改

山已入官衙浣花草堂近河惟長松里餘內有一寺揚
子雲故宅已廢門楣上尚存米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
海岳公署書甚秘然書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
昔所謂心服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者歟

宗 正書義和寺記

右宋太平興國四年立內言寺本晉人司徒譽之宅內
有昭明太子書編通經會昌之燬不存筆力甚道惜榻人
庸俗前書人及撰者之人俱未及榻俟後游時補之爾
戊午十一月二十日記

宋馬雲夫行書崇明寺轉輪藏記

右紹興九年立張體純篆雲夫此書規模褚令蓋當時
院體所遺金石嵌于院壁寺僧都不知之柳沂柳永年
字壽卿者為予言之遂併榻之聊作他時談柄爾戊午
十一月二十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方叔所
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子瞻主試落第者予
嘗謂子瞻以玉鼻驛贈方叔不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驛贈

方叔則甚足悲然方叔不遇于子瞻乃命也而後竟齷
齷以死使坡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歟嘉靖
未二月八日友人八日所貽漫為誌此

宋蔡襄正書有美堂記

蔡公此書出自承師但天子寵之之寵不從穴其說見郭忠
佩鑄可考也嘉靖已未四月二十日因得此于市上記之

宋季布楷書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于叢莽乃紹興
中甘露傳燈正祖太祖師法永為東講院主慧新立者

文與字雖不佳甚而寔雨花之遺跡迹內言新公負母禮補
陀過大士化現日觀者音不在南方汝途中錯過又曰以
有為身易無漏智事亦奇句亦古也嘉清庚申清明日記

金

金王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駸々遂侵凌未顛只欲與之分庭抗禮
虎兒在階下便當縮項嘉清爾申寅六月十日睡起題

金王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魏河有黃華
下有七人字
今故坊右黃華老人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談吐胸

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
坐鵝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之故為題此

金王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性嗜米
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從流溯源之意今乃都歸元
白元白其勿厭觀也哉洗硯磯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
足矣

金党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周西岳碑之上

元

元趙松雪行書千文

書石藉于刻手猶書紙藉于筆正世稱趙文敏字非第
罪第紹之刻不佳此帖仍僧啓東白重模于石者故筆勢
不無少失焉觀者如九方氏相馬可也甲寅季春望日記

元解于樞行書進學解

頃見解于伯機絹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蒼松鶴
鳴老檜以茲刻視之用筆雖同而丰神稍異學書者必
多求之墨迹而後覽乎石刻庶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美嘉靖

甲寅三月十八日晚起題

元楊嗣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體書不踰漢魏豈以當時人皆習
予于真行押故遂不工之耶今以此帖觀之雖嚴勁古拙
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丰神骨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
可以觀矣原溥乃祖印岡太守公藏漢刻甚富而猶兼
收乎其亦有取于此也哉

元劉惟一篆書朝元觀記

元人篆書惟吳吾子行周伯漁溫知名此刻雖美茂不及而

古勁有碧落碑遺意可寶也原溥其試較之

元李處巽行書范文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處巽字百年碑板未華若行人莫道追崇過
誰似當時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矣子行李處巽重
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
此文章字畫可以想見儀型矣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
記

元王黃興祖隸書池州路從建憲司分治記

分司之職甚切于民而元末法度盡廢一切皆為粉飾

之具此碑刻于至正六年後三十年我聖祖龍飛而池
陽首服則民心可知矣然則前日所謂閭閻其居者拉
足速其去而已閭閻細民竟何所赴愬耶甲寅三月記

元虞伯生真書興龍寺記與元清河碑

曩見道園公題宋孔道輔擊蛇笏卷後筆意正與二碑
同道園公在勝國德行文章冠冕一時而書字特其餘
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類有道者之士則公之德行文
章又于書字而可見矣淵泉借予法書將及百種而道
園公之刻初見故為道其故如此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元虞伯生隸書長洲縣宣聖學記

右陳文柯九思篆額予幼時聞橫涇顧師言文徵仲隸書是學虞道園者曩見虞公題畫上十數字今以此本印之可翫見其筆意矣

桓今以

元楊桓篆書李翰林酒樓記

右沈光文楊桓篆筆力瘦勁樓字從彳不從木也文亦奇偉慨歎

元趙子昂真書沖玄仁靖大真人張公碑

右碑結體勝番君

元虞疎齋詩帖

右虞公書奇偉雜真草隸藉而書之故其勢飛動

元趙子昂行書少林裕公碑

右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筆意也

元鮮于伯樞草書千文

右大字結體雄壯有氣勢後自跋云余與仲美任候別

十年大德辛丑過余錢塘相與道至元丁丑初渡淮時

事恍然如前世因留數日其行出此紙求書予不解書

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粗點畫凡得數字傳玩以為希

有仲美來自天京如東平宋集賢雲中李昭文蠟陵周
景遠影州田師益真定錢惟庸皆一時善書之士何以
求以為法顧子貧陋多謗曲學寡文之人奚足法耶殆
用此相慰藉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調殊愧不
工鮮于樞記

元趙子昂行書千文

右結體佳刻手亦精前後俱無跋臣伏字誤書服字

勇著一 小伏字如豆大

元趙子昂書君廟碑

右行書微傷于肥世人學趙書者咸知有菑君廟本猶
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寶塔也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虞集文蘇天爵題額唐隸立石字起落筆處俱尖蓋
自古文鐘鼎中出也

元李雪菴正書天字茶榜大字

雪菴和尚善署書元時禁扁皆出其手此刻尤為得意

元白市隱園鑿茶泉以餉客月中雪後汲水試羅峴時

出此在烏皮幾上焚炷香共以指畫字讀之阿誰雖非

盧公定是馬異七碗不足童子必重擊火矣

元趙子昂行書演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板最多趙光祿繼之亦然此碑骨肉兼
到可以嘉靖寫行李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日午時後睡起晒藥渣
馬公改有遺墨因書此評以還姚元白書府

元趙子昂行書崇禧萬壽宮記

右余鄉赤松山農金元玉先生所收本後有跋云此帙
清勁飄逸儼然李北海也而神俊又過焉可謂善學古人者矣石刻去此
僅一百五十載而筆法如新但恨無佳紙妙墨榻摹其得

精神耳大明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赤松道士記

于賞趣閣去三茅峯足百里云金公平生嗜趙書紙山

筆家家精力都殫故雖數十百字者皆臨滿書紙足可想

見當時臨池之工矣此帙舊藏嚴子寅子寅卒後歸姚

氏予自姚氏借閱記之

元趙子昂行書七觀帙

余曩歲見橫涇顧師蓄此帙每向予言松雪是書不拘
學黃庭而字下畫下皆自黃庭而出此乃真善學黃庭
者然公瞑目未數日平生所蓄四散于外今日忽見此

本固有感于前事然則程公藏書素公著論趙公撰其西可感者尤矣

元趙子昂真書彰德路儒學營修記并許有士小楷三臺賦及游三臺懷古有述二詩

三刻在彰德路安陽縣安陽本韓魏公故里子每思一至之昨時家况宦遊正得是地會姪省觀時曾托以歐求河北諸處遺刻未之與也今日忽于元白處見此三種乃知古今金石刻埋棄草野何地不有特恐人好則又何地不好不通耳

元吳志瀆隸書國清禪寺興修記

國清禪寺興造記乃勝國時張翥文周伯琦吳主一書

者後有章草小跋云國清寺興造托張太史為宗勉公

製之主一吳隱君書之適時多故本故未入石今宗勉

主嶽林子間會舒汝論徐自收諸公子契此堂因請視

斯文恐久而湮沒乃合志命勒石他日國清山中或

能復刻豈不謂之習峴山跋故事甲况別石心二老

嘗撫誦而嘆美之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月

既望大子謹誌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峰故物世稱

吳公書是學孫叔教而見閩人陳少岑所藏墨本正與

此相類

元恭不華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同友人

金陵惟栖霞最多石刻次則祈澤今年秋間顧清甫姚元白陳叔行共宿次日由宮氏泉達虎洞再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員壽榻此按不華字畫兼善元名達溥化狀元及第後御為易名余向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蓋學徐鉉張有而稍變其法者此碑歐陽率更中出圓活姿媚風骨俱存可寶也

元第山崇禧萬壽宮詔書

文公詩及
幸作文

右趙文敏公所書石川張跋獲于句曲通金陵予見而

愛之遂遺以贈且書一詩于扇貽予見敏耕曰粗扇不

直一呵歪詩要他甚恁麼不贈雲浦學士贈與令郎元哥

公慷慨好游所至傾市此九乃往三第同柯丹邱竹譜所

得予既借臨竹譜而復獲此公之愛我可謂忘年矣四

川毛儀曹見之謂予曰趙公書至延祐始成此乃六年

所立視他碑咄記逼北海矣予以為知言因併誌之嘉

靖軒已演四月十九日雨中在蒼潤軒對山丹花記

元王士弘書畫重修方山定林寺碑

右虞集撰普顏帖木兒篆內言方山三出名士寵光祠
承蓋以退菴無公主天禧講席既沒朝廷欲命其徒平
嵩公繼之嵩讓于絕流演公以絕流之名非所以廣學
海興大乘也命集易為道源使繼退菴而嵩公次之嵩
念其業師妙至在方山故以抄衣蓋之資重修其寺而集
為之記集言衆生自無始抄以來執着諸有受以苦惱諸
佛悲憫示以空實法又懼滯于空寂中道出焉是故無
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實無間然矣此數語甚簡
到書法亦婉媚可愛予向游其地見此碑仆于門下因

榻以歸丁巳五月望日記

元沙門師一行書崇明寺藏經院碑記

右沙門廷俊撰文李桓篆額乃至正五年所立世稱崇
明寺經為斗藏蓋言造時有七人甚偉來書書既不知
所在今碑亦言之然經今已散失予亦收兩函一為道
行般若卷後書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
首寫造姑蘇陸松書一為棲炭經卷二後書年月同惟
姓字是鮑昇者據此則出于吾人可証而何以云耶
但前有珠砂印曰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毗盧法寶則又

明言之不可知也何師一書出自松雪頗妙戊午十一月十二日記

元趙孟頫行書始蘇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瑛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始名順心以居其本公之徒祖震者後果菴居士吳志因佐之改為能仁蓋震先隱于皖本公至願為徒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震既沒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也按記擬震若允喪桑之于老聃薛勤之于郭林宗將大禪之予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歟松雪公此書絕佳內

敵字作敵他本所未見也名之下各有私印至順三年所立者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擁爐呵凍記日色烘窓上甚適也

元張真人留孫畫像贊

張道士像贊文亦敏奉勅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動逸

此首按李光暎觀鈔
高金石文
補入



蒼潤軒碑跋續紀無此行

明秣陵盛時泰著

姑蘇帖

近世學蘇長公書者自吳文宣公後惟石亭先生足稱
名家叔行出此二巨帙相示可以知當時臨池之功矣
古稱好者不過習者之聞獨書學者乎哉此帙皆當雜
刻榻紙亦久行其保之嘉清甲寅李春望日記

書謝伯生所藏鄧養三二帙後

右巴西公遺墨二紙本辣齋大恭公舊物吾友吉山兄

止字程急字
之協今改

自得伯生為婿遂以貽之吾聞大叅公嗜古最篤家藏
法書名畫極多而吉山尤獨以此貽伯生者何也蓋其內

一東是養三既

既有提調試事命而急

止欲為其女畢姻

結禱事

伯生昨隨父槐翁憲副入閩中行色甚劇而槐翁亦為

請婿後行事適與之相類故遂舉以贈之耶嘉靖甲寅

律作常

三月廿五日雨中同劉韋山安道觀敬為題其後

書王南原四詩卷後

字今及

此乃南原公視書中州時書以昇厥嗣子新者今歸伯

生便成一段奇事蓋父以之貽子翁以贈之婿王謝風

佳：得二字

流雖遠僅一再見矣

書徐子仁三體千文卷後

余友宣光蔭多蓄古書畫余數過花嶼山房中披覽竟

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峯先生書以貽光蔭助其少歲

學書者余嘗聞九峯篆書直寄周至雪之後李面涇留

白岩推為當代一人真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

李北海趙松雪二公之中豈徒二百年來江南傑少之

士蓋亦海內翮：善書者也况此文暮年之書筆力尤

為勁麗極為光蔭珍秘久留余蒼潤軒自游攝山還忽

于筭中檢得敬為題名云爾嘉靖中甲寅秋前晉淨信居士盛時
恭記

書顧司寇詩草後

右東橋公書一卷記三百首乃為槐翁夫子所書者令嗣
伯生甫出相示余謂吾鄉人物以顧公為領袖而繼其
後者惟槐翁夫子今觀三詩相達行之慷慨夜雨嘆異
風行之悲壯皆以佐弼之勛自期而因以相示蓋以
預識我槐翁夫子于家食矣疇謂顧司寇徒以文字相
誦而無知人之鑒哉伯生甫可以世守矣嘉靖甲寅冬十月晦

題時恭

書字及盛字周中作臨對時恭

書兩山遺墨卷後

兩作兩

兩作兩

凡墨迹之次為郭填郭填之次為碑本故宋元章以雙
鈎下真迹一等而張伯兩亦以學者不見唐人雙鈎不
足以言知書此卷自稱兩山畸人不知為誰觀其以劉
道原所論試筆蓋亦知自警者昨還自郊外過伯生兄
書齋出以相示予定為贗本而以上說告之因携歸逾
旬欲臨一本置座陳竟未果又恐久淹有失遂題而還
之蓋余之意不徒愛其字而深取其言之足以箴吾之

不下有在

疾苦若夫此卷伯生得自舊家乃外曾祖辣齋公故物
辣齋公平生蓄書法極多出書此上者當百倍不止此特
其常者也嘉靖甲寅冬時泰題于蒼潤軒

書金山農詩草後

平舊嘉靖乙卯四月廿五日風雨甚寒坐樓下焚香煎茶賦
詩贈廣州吳蘭皋并寫竹石因臨此紙一過徒有退筆
如冢之嘆遂以之還秋澗主人俾鵝羣閣邊披閱之庶
有以復我也

跋山農墨蹟

右赤松山農墨迹一卷計六紙詩十一首往作與自賦
稿雜裝之乃友人姚元白所收也甲寅歲同謝伯生曾觀

于燕喜堂當時已有題字今日復借歸蒼潤軒細為鑒訂前一
紙是家中子姪書趙文敏公溪上雜書詩確然贗本不當

無東字

與東坡翁二詩及嘲尹建昌麻姑酒詩同裝也元白文
雅好事近于蕙帖背紙內得山農稿十數十幅潢為卷軸
光彩耀人許借余予一臨之每終帙書數字以還豈古
人所謂借書一鴟還書一鴟不足而以字當之耶庚

申八月三日東山漫士盛時泰記

蒼潤軒碑跋後序

此行作主牘紀後序次行秣陵盛時泰五字

周

凡物之堅莫逾金石而金石之為質世之物雖有堅者

亦莫能過焉故古之人有宏功偉績必勒之彝鼎以告

宗廟昭示子孫三代而後易為豐碑自石鼓吉日三刻

以至于秦嶧峯罌凡此之王侯公卿貞儒烈士與夫閭

里之婦女童子苟有可稱頌者莫不銘之或立于隧道

或立于墓側或懸之山阿水濱蓋以生者之勲庸富貴

不過炫耀一時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概可以興後

之思者非此莫之寄此漢唐後所以寔多也夫人以百年

之身競勛庸富貴以圖炫耀一時也固不足言而道德
禮樂與夫文章氣概可以興後之思者亦不過止于其
身非要此以寄之後也音而後之人欲考其道德禮樂與
夫文章氣概者幸于此有賴焉然而銷沉于水火湮沒
于草萊者甚衆而樵人牧子往往又從而摧仆之者不
少夫人以百年之身為不足恃故樹之金石而金石為
物之至堅又且同歸于銷沉湮沒則前之人何所見而
寄之後之人又何所據而考耶始吾之紀玄牘盖有感
于文忠公而為也然而名不出于膠序身不越于里閭

無高車駟馬以馳驟四方無深財厚力以鈎致四方難
得之刻鵠勉鄉校覩得一鵠焉猶可任奔走以為之故棄
而不為宣力舉業而不自知其不足為主司錄也夫古
之人莫不有勛庸富貴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概可以
寄後之思樹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免有銷沉湮沒
之患予之困于進也盡此三者無有焉設使有之亦未
必于古人而欲樹之金石其何以寄後之思顧乃為之
不輟者無乃甚愚矣乎雖然古之人思樹之金石而金
石之堅又不足恃則所以鑿金石之堅而俾之不泯者猶

幸有愚子予者在也嘉靖戊午九月二十一日雨中在
蒼潤軒對酒信筆不增減一字

憶丙寅春得是書卷動布于吳門借八千卷橫以存點校點筆既入函
後借拜符周氏瑞瓜堂所得舊本多互校入人事作報進逸世正
日庚亥歲將報所字予與凌君若三本皆多倘存三三之通從
十古逐字互校過時正固歷海濱之書者辨以疑字臘尾來會城
此書猶加訂正竟友字出三本一書凌君一以自存因將此本字
樂堂林草之罪過一感君以此書于凌庚著名之存其大矣宋之
桂州頗有這時不經見及前八跋尾所未及者是與葉擇以時
主石之出如若以辨自定其地致近已收入葉也其書皆本城
解現上二書更為親切惜未有墨之于板者若此以快先緒已
蒼潤軒碑跋

月十一日 記于去統十四年



18

